



# 中国诗里的柏林气味

被伊沙选中接着又被马丁译成德语的诗，还要有那么点态度，要么卸掉一切自觉不自觉的伪装，要么敢嘲讽及怀疑



王竞

作家、中西文化项目顾问

奥地利诗人兼翻译家维马丁 (Martin Winter) 给我寄来一本书，死死卡在了我家信箱的投递口里。汉堡疫情严重，邮差根本没打算摁门铃把邮包面呈给我，而是下狠劲往信箱里塞进一半就走人了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这个包拔出来，拆开看，是一本极厚的诗集，五百多页，由一家奥地利小型艺术出版社出版。书这么厚，跟中德双语的排版也相关，中文书名是《新世纪诗典》，德文书名直译过来，叫《来自中国的新诗歌·卷 I·A-J》，译者维马丁。

马丁很早就告诉我，他每天都翻译一首中文诗，我没当真。现在书摆在面前，左边页面印的是中文原文，右边是马丁的德语翻译，供人对照阅读。我只认出北岛、春树和韩东，其他诗人的名字一概陌生。马丁说，这是第一本，按姓氏排序，收了从 A 到 J 的 81 位当代中国诗人的 216 首诗。他计划做四本，每本都这么厚，把他译完的三百多位诗人的九百多首诗全部出版。我吓了一跳。马丁长了张圆脸，上世纪 60 年代生，维也纳口音很重，但中文说得相当标椎，就是爱拉长音。他在中国工作过十多年，这几年虽然搬回了维也纳，但身心继续泡在中文文本里。

我随手翻到一页，作者简天平，诗的题目是《站立的牛》，中德文都是七行：牛眼里被塞了一片辣椒 / 痛让牛无法躺下 / 一直保持站立的姿势 / 这样卡车上就塞进了更多的牛 / 集体站上三到四天 / 到达终点 / 一个叫做屠宰场的地方 / 书后面的附录有作者简介，也是中德双语，汉语只有五个字：女，北京，职员。我又翻到一首姜二嫚的诗，叫《停水了》，只有四行：停水了 / 我望着月亮说 / 现在 / 我们和你一样了 / 写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。作者简介让我以为自己算错了题，姜二嫚生于 2007 年底，《停水了》难道是一个七岁半的孩子写的诗？

我给马丁打电话，问他这些诗是怎么搜集来的，跟大家习惯读的诗集不一样啊。马丁说，他其实类似二传手，诗都是中国当代诗人伊沙选的，他再从伊沙选中的诗里挑他想翻译的。“我的再挑选其实有偶然性，” 马丁有点不好意思，“我选的诗未必是最好的，而是感觉我能把它译成合适的德文的那种。”

伊沙选诗已经十年了。先受网易之托，后来变相独立，转移到新浪微博和微信平台。一天发布一首，单首诗的最高点击量上过一千万，现在也偶有 10 万+，每年还结集出版一本纸书，

就叫《新世纪诗典》。马丁说，可见诗歌在中国还是很受尊敬的，不像在奥地利，关心诗的人已经零落了。2013 年，马丁偶然读到伊沙的诗，就在西安下了火车，去拜访这位口语诗的代表。2014 年，二人在美国的一个诗歌工作坊上互译作品。2015 年，马丁请伊沙去奥地利交流，伊沙请马丁参加青海湖国际诗会，结识了大批中国诗人。伊沙断言，马丁从此踏进了中国诗人圈的现场，翻译范围迅速扩大，成为一位快速崛起的翻译家。

跟我聊天的马丁，一如既往松垮，没有半点“快速崛起”该有的模样。译诗在欧洲挣不到什么钱，因此也没有激烈竞争。马丁在意他跟伊沙在语言观念上的契合，作诗的方法也像，那就是直突突从日常出发，不依赖其他背景，如哲学修养、文学内涵之类，越直接越自我主体越好。一个人能把他的平庸日常写成诗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突围和解放。这一解放不要紧，突然有很多人变得能写诗了，这组仅从 A 到 J 的诗人里就有公司职员、公务员、售货员、工程师、警察……七岁的姜二嫚写出了好诗，是因为她在爸妈那里读到了伊沙的书，发现自己也能这样写。当然，被伊沙选中接着又被马丁译成德语的诗，还要有那么点态度，要么卸掉一切自觉不自觉的伪装，要么敢嘲讽及怀疑，总之是不能有塑料感的那种。

跟马丁合作这套诗丛书的德语责编叫尤莉安娜 (Juliane Adler)。她年过七十，一头红发，前东德人。在前东德生活的四十年里，她没享受过出国旅行的自由，也没学过外语。等到一个能重新开始的机会，她就移居到奥地利，既出了国，还能继续说德语。她第一次接触中国诗，是编辑马丁翻译的伊沙诗集，其中一句“我是多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公共浴室 / 那种百人共浴的大池 / 人与人挨得很近 / 相互搓背”，一下子把她前半生的细胞激活了。进出版社当编辑前，她是个自由职业身份的艺术家的，拍过前东德完结后的衰城系列，策过展，也发表过文章，但没写过诗。从伊沙的诗里，她发现，这个创作方法跟自己做艺术其实并无两样，都是从日常本身传达强悍的现场感，结果，中国新诗集还没编完，她自己的忆东德口语诗集就出版了。

我问尤莉安娜，作为责编，她怎么看这两百多首中国诗，陌生吗？正相反，她说，这些诗跟我近得不得了，我能从里面闻出柏林的气味。☐